女性形象的文學展演—— 試論《三國演義》的陰陽美學概念

暨大中文 李孟倫

一、前言

如單就史實，貂蟬這位神秘女性的存在與否值得商榷，但我們要關注的是真實存在於《三國演義》中的貂蟬，透過這位女性角色，我們將可感受作者對於「三國」世界的架構。《三國演義》的主題表達，除了由眾多男性角色演出外，僅存的幾位少數女性，她們存在於這部小說的意義究竟為何？而貂蟬可說是最為突出。此次研究採用榮格的精神分析法，希望藉由西方理論再現作者隱涵於文本中的意圖。就美學而言，貂蟬作為一位女性，憑藉她的外貌確實達到了美學目的，除了外表的美感，同時周遊在兩位具備極大權力的男性之間，透過文本可以明顯感受當中的陰柔之美，與全篇小說普遍的剛陽之美有極大反差。因此，貂蟬極其特殊的定位，不單是在文本中執行連環計而已，當貂蟬的戲份結束時，脫離文本的貂蟬依舊存在於讀者心中，他與呂布之間神秘的關係，及在後代戲曲衍伸的「關公月下斬貂蟬」都證明貂蟬的出現，其實具有相當重要之地位。

二、小說的敘事技巧

（一）單一形象與全篇系統

全書在敘事上，無論場景亦或角色對話，皆採用極為剛陽之模式，用以突顯戰爭的殘酷及嚴肅；如第八回¹〈王司徒巧使連環計，董太師大鬧鳳儀亭〉：

卻說蒯良曰：「今孫堅已喪，其子皆幼。乘此虛弱之時，火速進軍，江東一鼓可得。若還屍罷兵，容其養成氣力，荊州之患也。」表曰：「吾有黃祖在彼營中，安忍棄之？」良曰：「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，有何不可？」表曰：「吾與黃祖心腹之交，捨之不義。」遂送柩楷回營，相約以孫堅屍換黃祖。劉表換回黃祖，孫策迎接靈柩，罷戰回江東，葬父於曲阿之原。喪事已畢，引軍居江都，招賢納士，屈己待人，四方豪傑，漸漸投之。不在話下。

1（以下同）〔元〕羅貫中著：《三國演義》（台南：世一文化，2003），頁55

文中先是概略陳述江東戰況，不過就在讀者尚沉浸於沙場上時，場景迅速轉移：

一日，卓出橫門，百官皆送。卓留宴，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。卓即命於座前，或斷其手足，或鑿其眼睛，或割其舌，或以大鍋煮之。哀號之聲震天，百官戰慄失箸，卓飲食談笑自若。又一日，卓於省臺大會百官，列坐兩行。酒至數巡，呂布逕入，向卓耳邊言不數句，卓笑曰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。百官失色。不多時，侍從將一紅盤，托張溫頭入獻。百官魂不附體。卓笑曰：「諸公勿驚。張溫結連袁術，欲圖害我。因使人寄書來，錯下在吾兒奉先處，故斬之。公等無故，不必驚畏。」眾官唯唯而散。

在劇情上先用場景轉折，將讀者焦點從沙場轉移至城中，描寫董卓的血腥殘暴，避免接下來貂蟬的出現過於突兀，也顯示出轉折的逐步性，以地點為優先，其後再接性別：

司徒王允歸到府中，尋思今日席間之事，坐不安席。至夜深月明，策杖步入後園，立於荼蘼架側，仰天垂淚。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，長吁短歎。允潛步窺之，乃府中歌伎貂蟬也。其女自幼選入府中，教以歌舞，年方二八，色伎俱佳，允以親女待之。

讀者所期待的女性角色終於出現，有別於曇花一現的江東二喬，貂蟬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，讀者能關注的將不再只是英勇殺敵的武將角色，因此在觀看心情上，也會有些許轉變。

（二）熱冷²效果

《三國演義》是一部以權謀、無盡戰爭為題材的小說，書中角色大多為男性，女性的地位極為卑下，大部分的女性角色沒有自己的名字，跟男性角色出場時，總是大聲報出自己名號以威壯聲勢的情形相比極其突兀，彷彿女性完全不應在這部小說出現似的。《三國演義》在情節上，大多偏向剛陽雄偉的劇情，而這時候貂蟬的出現，不僅作為一種緩衝，在劇情的發展上，更從沙場直接移轉到宮廷，產生全然不同的效果。此時男性角色的風格也發生了轉變，萬夫莫敵的呂布為了貂蟬神魂顛倒，殺人如麻的董卓為了貂蟬與呂布決裂，在鳳儀亭呂布與貂蟬的對話，更是將男性角色與女性角的地位相互交換，戰場上不可一世的呂布完全敗

2〔元〕羅貫中著；(清)毛宗崗評改：《三國演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6），頁55

倒在貂蟬的石榴裙下，女性依賴男性的傳統觀念完全顛覆，只見貂蟬遊走於兩個男人之間，成功完成離間的計謀。

貂蟬的性別是她突出的原因，這就同毛宗崗所評的「冷熱」效果，「冷」凝聚到一個極致，便會呈現「熱」；「熱」沸騰到一個頂點，就會趨向「冷」。貂蟬的出現也是如此，正當讀者想知道究竟是哪個英雄會擊敗董卓跟呂布時，卻怎麼也想不到是由女性角色來執行此重大任務，除了驚訝，情緒也跟著出現微妙轉變，本以為會有一翻血戰才能擊敗國賊，卻不知一切計畫都是在女性角色的穿針引線中來執行，讀者開始細細品味之間的樂趣，由宮廷取代了沙場，由美色取代了刀槍，讀者的心依舊沸騰，但卻跟戰場上殺戮的沸騰全然不同，讀者的情緒不再狂暴，轉而投入平靜的思考，隨著貂蟬的行為一步步趨向「冷」的境界；小說的起伏效果也就達到了。

三、《三國演義》對女性之態度

（一）女性於文本中的地位

《三國演義》所描寫的是一個男性世界，在這當中女性的地位值得注意。男人往往配有響亮的稱號，而女人只能得到「某后」、「某妃」、「某氏」、「某夫人」³等連跑龍套都談不上的稱呼；更進一步說，小說中的女人被抹殺了情感，甚至不被當人看。從《三國演義》中刻意被描繪成賢仁君王的劉備身邊所發生的幾起事件，便可得知當代的女性觀。如第十五回⁴〈太史慈酣鬥小霸王，孫伯符大戰嚴白虎〉，張飛被呂布攻陷徐州之後，劉備的反應可以看出：

卻說張飛拔劍要自刎，玄德向前抱住，奪劍擲地曰：「古人云：『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衣服破，尚可縫；手足斷，安可續？』吾三人桃園結義，不求同生，但願同死。今雖失了城池家小，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？況城池本非吾有；家眷雖被陷，呂布必不謀害，尚可設計救之。賢弟一時之誤，何至遽欲捐生耶！」說罷大哭。關、張俱感泣。

除上述強調兄弟之情外，於第十九回⁵〈下邳城曹操鏖兵，白門樓呂布殞命〉也有類似的情節，同樣是發生在劉備身上，只是這次的女性角色下場更慘，連性命

3羅讓：〈從《三國演義》的女性形象塑造看敘事的意識形態本質〉，《零陵學院學報》，2004年第25卷第一期。

4同註2，頁112

5同註2，頁146

都都被奪去⁶：

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，欲尋野味供食，一時不能得，乃殺其妻以食之。玄德曰：「此何肉也？」安曰：「乃狼肉也。」玄德不疑，乃飽食了一頓，……與曹操相見，具說失沛城，散二弟，陷妻小之事。操亦為之下淚。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，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。

殺妻者竟可得賞，雖然女性角色在《三國演義》中地位並沒有明顯的被描述及強調，但透過劉備身邊發生的幾個案例，便可對全篇小說的女性地位⁷作初步的認知。

（二）女性被賦予的價值

雖然依照傳統觀念，女性依附在男性之下，然《三國演義》對於某一類女性卻是無比讚揚，眾所皆知，《三國演義》是以劉備為正統，劉備代表的是漢，故只要是傾向劉備或漢的都會受到讚揚。如第三十七回⁸〈司馬徽再薦名士，劉玄德三顧草廬〉：

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罵曰：「辱子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為汝學業有進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汝既讀書，須知忠孝不能兩全。……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汝玷辱祖宗，空生於天地間耳！」罵得徐庶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。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。少頃，家人出報曰：「老夫人自縊於梁間。」徐庶慌入救時，母氣已絕。

由於徐母傾向劉備，故其行為得以受到稱頌，這一類女性在文本中便是捨身取義的類型⁹，又以貂蟬為主要代表。《三國演義》第八回¹⁰〈王司徒巧使連環計，董太師大鬧鳳儀亭〉，貂蟬感念王允養育，見王允為國家大事兩眉愁鎖，乃在牡丹亭畔，長吁短歎，為王允所發現，遂促成連環計：

蟬曰：「妾蒙大人恩養，訓習歌舞，優禮相待，妾雖粉身碎骨，莫報萬一。近見大人兩眉愁鎖，必有國家大事，又不敢問。今晚又見行坐不安，因此

6張皖華：〈論《三國演義》的女性意識〉，《丹東師專學報》，1998年第三期。

7嚴明、顧友澤：〈論《三國演義》女性觀的矛盾性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，2001年第一期。

8同註2，頁285

9嚴明、顧友澤：〈論《三國演義》女性觀的矛盾性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，2001年第一期。

10同註2，頁55

長歎，不想為大人窺見。倘有用妾之處，萬死不辭。」……貂蟬曰：「大人勿憂。妾若不報大義，死於萬刃之下！」

從這之中可看出貂蟬在《三國演義》中的價值，美其名即是能替男性分憂解勞，實則是成為男性政治的工具。而從貂蟬對王允說：「妾若不報大義，死於萬刃之下」，以及連環計最後的成功可以得知，像貂蟬這類的女性是非常樂意捨身取義的；貂蟬如此富有民族意識的精神，以及勇敢深入敵營（董卓、呂布）更是和之前各懷異心的董卓討伐軍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；但特別在於與董卓討伐軍做對比，更形成本書男權話語¹¹的強烈。

虎牢關代表男性及剛陽之勢，而鳳儀亭則代表女性及陰柔之勢，藉著兩相對比，突顯貂蟬所代表的女性在男性的世界中所具備的價值，而她所擁有的價值不是別的，正是因為她能完成本應是男性所要執行的工作，假設貂蟬無法執行離間董卓和呂布，那她永遠只能是一名普通歌伎，也就是說，貂蟬在這裡所扮演的，既是功臣，又是工具¹²。

除了「依靠」外，女性還必須「犧牲」¹³，徐庶之母自縊於梁間便是一例；當時所謂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，貂蟬為了成功離間董卓與呂布之間的關係，犧牲自己的肉體，這跟男性為了戰爭犧牲自己生命是相似的。古代對於女性最重貞潔，一個遊走於兩個男人之間的女性，為何能得到讚賞，這和當時的現實環境有密切關係。當時的人也不知是真是假，開口大義，閉口大義，各個置個人生死於度外，而貂蟬的這種行為，正是被套入了男性人格的結果。

四、角色存在意義

（一）貂蟬的形象塑造

貂蟬的形象也許是因著某種宗教或群眾觀念¹⁴而構成，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脈絡中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似乎總是息息相關，這與余英時在〈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〉¹⁵有所吻合：

11周曉琳：〈男權話語的產物_《三國演義》_女性形象論〉，《四川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2年第6期。

12 王瑜：〈功臣與工具——《三國演義》中貂蟬形象的文化探析〉，《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》，2006年一月第25卷第1期。

13同上。

14榮格著，張增武、閻廣林譯：《未發現的自我》（西安：華岳文藝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8

15余英時撰：《史學與傳統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2），頁10

在中國，宗教所佔的地位是不如西方那般重要，西方人初次到中國，發覺中國人只拜祖先而不信上帝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，西方的道德是依附於宗教的，所謂的道德，是由上帝所制定的，也是由上帝所給予的，也就是說，不信上帝就是沒有道德。然而，中國的道德卻是獨立於宗教之外的，這可以說是儒家對於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結果。

中國有很多道德觀念與政治密不可分，故以上所提及的道德，運用在《三國演義》便可說成了「正統性」¹⁶的延伸。至於宗教的觀念，除了全篇小說在初期的黃巾之亂有所著墨以外，其他章節對於宗教的描述皆不夠明顯，因此我們就不在將之稱為宗教，而可以把他稱呼為「信念」¹⁷。

所謂信念，表示的是某種確定無疑的集體信仰，廣而言之，信念是一種主要著眼於塵世生活的信仰，因此它屬於一種干預現實、介入現實的東西。

《三國演義》所陳述的正統論，透過「信念」的心理，便使貂蟬的形象更加真實，她不僅是作者內心傾向蜀漢的代表人物，同時也是眾多讀者所希望看到的形象。

（二）集體無意識

這裡先對榮格提出的集體無意識¹⁸做說明：

集體無意識只是精神的一部分，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，因為它的存在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，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。構成個人無意識的主要是一些我們曾經意識到，但以後由於遺忘或壓抑而從意識中消失了的內容；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從來就沒有出現在意識之中，因此也就從未為個人所獲得過，它們的存在完全得自於遺傳。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各種情節構成的，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則主要是原型。

有別於紅顏禍水的形象，貂蟬似乎有「過度完美」的傾向，也就是有關貂蟬的一切都被極度美化；所謂神話，可以用原型來解釋，但之中所出現的女性，乃是被排除於人間的，即是天上的仙女，然而貂蟬並非仙女，因此為了符合被屏除

16 郭瑞林：〈三國演義_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蘊〉，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5 年第 25 卷第二期。

17 榮格著，張增武、閻廣林譯：《未發現的自我》（西安：華岳文藝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20

18 榮格著，馮川、蘇克譯：《心理學與文學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7），頁 94

於人間的條件，貂蟬也就理所當然被神秘化了。神秘化的演變與榮格認為的女性潛傾¹⁹有關，這即是男性內心最深處的女性，在不斷壓力的力量後得到釋放，關於女性潛傾的定義引用榮格的看法：

凡不是我，不是男性的一切，都最有可能是女性的，因為這非我是被感覺為不屬於我的，因而是在我之外的；阿利瑪形象通常都是在女人身上得到外象化的。不管是在男性還是在女性身上，都伏居著一個異性形象，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，僅僅是因為有更多的男性基因才使局面向男性的一方發展。少數的女性基因似乎成了一種女性性格，只是因為這種女性性格的從屬地位，所以它通常停留在無意識之中。

以上說法更能顯示貂蟬完美形象的合理性，然而這樣的潛傾還是屬於內心最深處的無意識，如果她以顯而易見的姿態出現於文本，那麼貂蟬原本的形象也將不在純粹。回到男性的無意識，貂蟬依舊是男性的產物，只是採取女性的形象出現罷了，更進一步說，如果依照榮格的理論，《三國演義》的主要精神還是由男性主導，貂蟬實際上依舊屬於男性，她在文本中的一切行為，除了女性在性別上應該存在的特質外，其他一切活動，都是以男性意識為主導。

五、結語

從美學風格而論，貂蟬的出現值得探討，一名富有陰柔之勢的女人出現在充滿剛陽之勢的男性群中，從結構上看的確是非常突出；尤其這一位女性角色，跟其他女性角色（如江東二喬，甄妃）相較之下，具有相當吃重的劇情，而且並不僅是與男性角色間的纏綿悱惻，更多的是與全篇小說息息相關的謀略交鋒，如此緊扣本旨，而又與其他角色大不相同，無論在表現模式或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，貂蟬這一位神秘女性，著時為《三國演義》的魅力做了另類提升，然而該角色卻也隨著呂布命喪白門樓後消失了，留給後代戲曲無盡想像。

¹⁹同上，頁 78